

心窗
片羽

租房

◎朱朱

高妹觉得去年租的学生公寓离校太远,走路太累、公车太慢,又承受不了打车的成本,想换房,找一个离学校近的地方。她在一个澳洲的租房App里找到了一处满意的,奈何对方的电话一次也没打通,邮件发了无数遍,也没有收到过回邮,只能怀着忐忑的心情提前几天赴澳。

来接机的是个中国人,很热心地问起新公寓的地址,在听完高妹的一番叙述后,司机哑然失笑,没有Booking,你打算今晚住哪里?当然只能住酒店了啊!当晚,她又给房东发了邮件,终于回了,只接受规定时间的实地看房。等到第二天中午,她吭哧去了,发现那个公寓是一个老的酒店改造的,大堂里铺着红地毯,开着凉爽的空调。来的是一个中国姑娘,原来这幢大楼分别由不同的中介招租,因为离学校近,火爆异常。中国姑娘也是一个中介公司的,那天来看房的有四拨人,一个裹着头巾的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儿和一个年轻小伙子,好像是全家人都来看房了,一个黑皮肤、厚嘴唇姑娘,一个浙江的小伙子,还有就是高妹。

令人意外的是,每一间她打开的房里都有人,只有一个白人小伙子表示他下周会搬出去。这幢楼的每一间都是类似于Loft的结构,下面是客厅和厨房,一个小的旋转楼梯上去,地面上放着一张床,里面没有空调,有学生买了风扇,里面仍旧是热浪滚滚。即便是这样,因为便宜,又靠学校近,每一间都是香饽饽,特别抢手。

裹着头巾的一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,中介姑娘让大家先回去等消息,也是看邮件。但是后来高妹再也没收到过他们的邮件,电话也不接。开学临近,不得不寻找别的地方。在一个华人公众号的租房专区找到两处满意的,有一处就在学校门口的路边上,估计是大House的一个小间,房东是个说话带广东腔的香港女人,隔着电话说她会挑房客,不要那种邋遢颓废的小年轻。第二天驱车去看了,之前是做铺面的小房间,洗漱还得出门拐弯儿走二十米,虽然上学很方便,但生活太不方便了,只得再去看另一处。

最后选定的是台湾人的房子,高妹后来才知道现在很多房东都会先面试房客,不合眼缘的连房子都不让你看,台湾人的房子是房东的老母亲面试的,她肯点头才能租。高妹喜欢窗外的小花园,房东的老母亲说高妹一看就是书香家庭出来的好孩子,不是问题少年。高妹在南半球辗转几天顺利租到了房,北半球的家人也松了一口气,慨下回租房不回邮件的就该第一时间放弃。

隔天在澳洲的几个朋友一起吃了个饭,一个朋友家的孩子说他租的房子很远,因为远,所以房租也便宜,省下来的钱买了辆二手车,开车上学很方便。



桃花天

◎莫宣慈

与你注定相遇

◎林小森

全面二孩政策发布两年后,到校门口来接孩子放晚学的家长,有的就抱着需要照料的小孩子。苏倩爸爸来接她时,她正蹲着,和其他校服女生兴冲冲地蹲下,围成一个圈,拍手轻唤:“宝宝,快到姐姐这里来,别怕,不会摔倒的,我们会接住你的。”

那个同学家的小娃娃被亲妈放下来,站在圆圈的中央,像冰原上第一次见到人类的企鹅一样,走路摇摇摆摆,她憨态可掬的模样,让苏倩学习了十多个小时的疲惫一扫而空。她有了一个清晰的念头:“我也想有一个同款妹妹。”

得到苏倩的支持,妈妈生下了小女儿朵朵。

妹妹诞生后,苏倩目睹“印象模糊的婴儿时代”:父母一晚上要起床哄娃好几次;妹妹满六个月之后,一天要做5顿辅食;妹妹满一岁后,踉踉跄跄开始学步,家里所有的家具转角都要贴上防撞海绵。

苏倩是个心细如发的少女,妹妹诞生后,她也逐渐学会照顾和考虑他人的感受,有空也会帮忙替妹妹换纸尿裤、冲奶粉、梳头、扎小辫子……

谁帮带的孩子跟谁亲,后来,苏

倩去南京上大学,妹妹每天晚上临睡前,都吵着要跟姐姐视频。在视频里,妹妹为姐姐表演儿歌、跳摆手舞、站在小板凳上刷牙。妈妈在视频里哭笑不得地告诉大女儿,如今带着妹妹出门,给她买任何东西,元宵灯笼、指甲钳、彩色针织袜、发卡,她都要求“给姐姐也买一个”。妈妈有时企图说服她:“你姐姐不是小朋友了。戴这样的hello kitty发卡,同学会笑话她的。”为了说明两姐妹年龄与生活阅历差距之大,妈妈硬着心肠说下去:“等朵朵长大时,姐姐说不定已经离开咱们家了……”

小人儿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,怔怔地问道:“姐姐要去哪儿?姐姐是不要朵朵了吗?”

妈妈耐心对小娃娃解释:“姐姐会到外地工作呀,长大了的孩子都会离开家的。”妹妹十分不甘愿地说:“要是朵朵对姐姐超级好,姐姐是不是可以不走,或者,晚走一会儿?”

这是妹妹突然学会的一个新词——“或者”,她讲出这个拗口的词语,只是为了表达对未来分离的不舍。

在假期里,姐妹俩最喜欢去的地方,就是小区街心公园。苏倩与妹妹坐在秋千上,晒着太阳,闻着梅花的香味,听小鸟在发芽的柳丝上跳来跳去,啾啾叫唤,她们安静地享受着彼此的陪伴。苏倩想到了她们的相遇,想到她们必然会有分离,想到生命奇妙的缘分,心里一会儿饱满得要滴出水来,一会儿又变得空落落的。

过了年,第一次送妹妹去幼儿园托班,苏倩目睹妹妹穿着红棉袄,牵着生活老师的手离开,她看着那一小团红色越来越远,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。她想到了龙应台的《目送》,想到了还不到三岁的妹妹独自要走的路,以及她将要面临的考验。汹涌的共情,让她进一步感受到与妹妹强烈的情感羁绊。苏倩想起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女士的一句感叹:“没有宝宝的时候,你不能想象有她的生活;而生活中塞满了她的欢声笑语,你便不能想象没有她的生活。”

秦文君老师是在说做了母亲的感受,而苏倩做了姐姐的感受,与之庶几相似。

芬芳
一叶

“王道士”

◎朱洪涛

我写的这个道长不是百多年前把敦煌经卷卖给外国人的那个王道长,他只是我久未蒙面的一个朋友。我说的很久是我已经不记得他是否还在用微信。当然,这似乎有点矛盾,你发一条信息给他,他回复则用,不回则不用。我发了一般隔很久才回。字少意浅,也就短了联系的兴致。这已经不是他了。

他这个人个子不算高,顶多中等,微胖,脸瘦削,戴边框眼镜,走路有后劲,夏天老穿T恤衫,因为他胖,所以衫子总是贴肉,有时看到我了,挥动他那貌似孔武有力的臂膀,想把我揽入怀中,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,是想并肩而行,我,常常拒绝,因为臂膀搭在肩上总觉得不舒服。而且夏天的汗腺会特别发达,我怕闻到不好的气味。他说朝闻道夕死

可矣。我则不置可否。他是幽默的,一看就有中文系人的气息。我跟他初识应该是从交流成绩开始,从天侃到地,浑不知天黑了,然后再一起愤愤然抨击一下那些考得比我们好的同学,接着跑到外面买一份熟食,吃起来。

从同学到同事,王道长的名号能叫得响,也只是活络在认识他的那帮同学之间。因为他喜欢庄子,喜欢魏晋。这是一种分量很重、要付出代价才能维持的爱好。他不喜欢开会,每次开会都要我代签,有一回,在座椅背后贴了姓名,他还是不去。他说他讨厌废话。他愿意一个人写字,好不好不论,我不懂书法,作为一个读者来说,我觉得他喜欢浓墨重彩,是一种生机的体现。

王道长是最早从同学群中退群

的人,虽然屏蔽群消息,但还是挡不住妈妈们的晒娃拉票购物的狂轰滥炸,他毫不犹豫地秒退,少了一个人大家也无所谓。他去看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,很着意那个小小的人,他是想学他那样云游。

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,他的性格也不孤僻,饭量大,还能吃,睡眠质量好。心广体胖,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。他不希望朋友惦记他,因为他不想惦记父母以外的别人。我跟他或是他跟我连君子之交也算不上,君子难求。他在我的朋友之中实在太过于特别。我很想跟他说说近况,说说职称、说说大学里的那些事,他会很有礼貌地听,但你得不到你想要的安慰。听说他去云游了,我特别想知道他的钱从哪儿来。